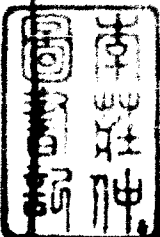


晚菴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陳明仲

慕窮居奉養粗安義分無及言者惟是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凜乎日以憂懼蓋未知所以脫於小人之歸者方念未能得叩餘論以自警發忽得來教乃知高明之見已如此自顧疲駑雖殫十駕之勤亦無以相及矣矍然驚歎不知所言至於反復再三則有不能無疑者蓋來喻自謂嘗有省處此亦有與孔孟無異言之

間既從容而自由矣如之則得老兄之學已到聖
賢地位尚復何事而若後乃復更有學無得老將
至之歎則又無以異於真所憂者此雖出於退讓
不居之意然與初之所言亦太相反矣使真將何
取信而能亡疑於長者之言耶又以其它議論參
考之竊意老兄涵養之功雖至而窮理之學未明
是以日用之間多所未察雖言之過而亦不自知
也老兄既不鄙其愚而辱問焉真雖淺陋亦不敢
以虛厚意也區區管見願老兄於格物致知之學
稍留意焉聖賢之言則反求諸心而加涵泳之功
日用之間則精察其理而審毫釐之辨積日累月
有驗擴充庶乎其真有省而孔孟之心殆可識矣
示喻讀書之日恐亦太多姑以應課程可矣欲其
從容玩味理與神會則恐決不能也程子之書司
馬張楊之說不知其果皆出於一轍耶抑有所不
同也此等處切須著眼不可尋行數墨備禮看過
而已既荷愛予直以此道相期不覺僭易盡布所
懷伏惟既以溫公之心爲心必有以容之然說而
繹從而改尚不能無望於高明也但能如程子所
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如此者力兩三年間亦當

自見得矣汪丈每以呂申公爲準則比觀其家傳所載學佛事殊可笑彼其德器渾厚謹嚴亦可謂難得矣一溺其心於此乃與世俗之見無異又爲依違中立之計以避其名此其心亦可謂支離之甚矣顧自以爲簡易則吾不知其說也程子曰欲不學佛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真知言哉

答陳明仲

所示諸說足以見留意便遽未暇條對大抵終有未脫禪學規模處更願於平易著實處理會不必以頓然有省爲竒只要漸覺意味明白深長便是切切然亦不可存此計較功効之心但循循不已自有至矣

答陳明仲

前書所論不求安飽惟在敏於事上著力此恐倒却文意兼義亦不如此蓋惟無求飽求安之心乃能敏於事耳謹於言亦不專爲取躬之不逮大凡言語皆當謹也愚見如此未知是否

答陳明仲

喻及論語諸說以此久不修報然觀大槩貪慕高遠說得過當處多却不是言下正意如首章論取躬

不逮便說古人誠貫天地行通神明今人作僞行詐欺世盜名知不足而足且熟味古者言之不出取飾之不逮此豈要用功處是如何不必說向前去如此久之意味自別且如尹和靜講說便都無似此簡約精微極好涵泳也推此一章餘皆可見

答陳明仲

程集荷借及略看一二處止是長沙初開本如易傳序泐流作沂流祭文姪作猶子之類皆胡家以意改者後來多所改正可從子飛求之殊勝此本也

答陳明仲

累承示經說比舊益明白矣然猶有推求太廣處反失本意今不暇一一具稟異時面見當得一一指陳以求可否大抵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復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言之意通貫浹洽於胷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為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覆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略說過便休也

答陳明仲

向辱書喻有意於程氏之學甚善甚善然向聞留意空門甚切不知何故乃復舍彼而將求之於此

豈有知前之失而然邪抑以為彼此初不相妨既
釋而不害其為儒也二者必有一矣由前之說則
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為本須於此數書熟
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
熟講之不厭煩非如釋氏指理為障而兀然坐守
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此數書程氏與
其門人高弟為說甚詳試訪求之自首至尾循守
加功須如小兒授書節節而進乃佳不可匆匆略
閱無補於事又不可雜以它說徒亂宗旨也如蘇氏之
類若曰彼此不相妨儒釋可以並進則非淺陋所

敢謂也

與陳明仲

示喻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
積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讀易亦佳但
經書難讀而此書為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
象數大槩工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
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
務活法廷老所傳鄙說正為欲救此弊但當時草
草抄出踈畧未成文字耳然試畧考之亦粗見門
戶梗槩若有它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與陳明仲

丞事如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嘗見友人陳元滂說昔年趨吏部許公於邵陽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註明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產稅而已此可謂知政之本者願高明志之明道

叙指

行狀乃門人叙述中所論政事

無事亦宜熟

看殊開發人意思也所詢喪禮別紙具稟顧亦考未精又適此數時擾擾不及致思恐未必是更可轉詢知禮之士庶不誤耳

答陳明仲別紙

靈席居中堂

家無二主似合少近西為宜

朔祭子為主

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為主則父在子無主喪之禮也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云各為妻子

之喪爲主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爲主也今以子爲喪主似未安

先遣柩歸而奉窆帛終喪埋帛立主時在官所此於古無初既不能盡從古制即且如此亦可然終不是也

奉祀者題其子

此亦未安且不須題奉祀之名亦得

廟別三出別設一位於其下

禮卒哭而祔於祖姑三年而後入廟今既未葬則三虞卒哭之制無所施不若終喪立主而祔祔畢

於家廟另設小位以奉其主不可於廟中別設位也愚見如此未知是否告更以溫公書儀及高氏送終禮參考之當有定論也

答陳明仲

喻及喪禮踰菴主祭之疑此未有可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主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略如平服或忌日之服可也更告博詢深於禮者議之

答陳明仲

祭禮... 且得書亦及此數條各已隨事釐正如配祭

只用元妣繼室則爲別廟或有庶母又爲別廟或妻先亡又爲別廟弟先亡無後亦爲別廟伯叔祖父兄之無後者凡五等須各以一室爲之不可雜也冬至已有始祀之義仲月自當時祭故不更別祭其他俗節則已有各依鄉俗之文自不妨隨俗增損但元旦則在官者有朝謁之禮恐不得專精於祭事烹鄉里却止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此亦更在斟酌也忌日服制王彥輔塵史載富鄭公用垂脚黥紗幘頭黥布衫脂皮帶如今人禫服之制此亦未得汪丈報不知以爲如何也

答陳明仲

喪服前書已具去昨日又略爲元伯道一二恐古制未明或且只用四脚襴衫之制亦可但虞祭後方可釋服然後奉主歸廟耳自啓殯至虞其間吉禮權停可也次日恐亦未宜遽講賀禮恐令嗣有未安尊兄以禮意喻之則無疑矣此最禮之大節精意所在衣裳制度抑其次耳

答陳明仲

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

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答陳明仲

不遠遊與三年無改各是一章文義自不相蒙或欲牽合彊爲一說非聖人本意也竊謂夫子此言只是發明孝子之心耳蓋父之所行雖或有所當改然苟未至於不可一朝居則爲之子者未忍遽革而有待於三年亦可見其不忍死其親之心矣此心是本但能存得此心則父之道或終身不可改或一日不可行皆隨其事之重輕而處之不失其宜矣聖人特指此心以示人所謂貫徹上下之言而豈曰姑以是爲中制也哉若如所喻章句文義固已不通而其間又極有害義理處夫謂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者責宰予耳父母之愛其子而子之愛其親皆出於自然而無窮豈計歲月而論施報之爲哉若所謂中乃天理人倫之極致隨時而所在不同以禹稷顏子之事觀之則可見矣今日姑以中制言之則是欲於半上落下之間指爲一定之中以同流俗合汙世而已豈聖人之所謂中也哉

答陳明仲

爲長府與季氏聚斂事相因與否不可知不必附會爲說

子路鼓瑟不和蓋未能盡變其氣質所云未能上達不已語不親切

屢空之空恐是空之屢至空之而處之能安此顏子所以庶幾於道也下文以子貢貨殖爲對文意尤分明若以空爲心空而屢空猶頻復則顏子乃是易傳所謂復善而不能固之人矣何以爲顏子

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

自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旣失之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曾次洒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如或知爾之問而其所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者而其語言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但其下學工夫實未至此故夫子雖喟然與之而終以爲狂也

克己之日不及思所謂大槩得之然有未盡喜竊
謂洪範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
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爲之法則切
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
子於此亦徧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而循
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
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
子四箴意正如是熟玩之亦自可見

學固以至聖爲極習固是作聖之方然恐未須如
此說且當理會聖賢之所學者何事其習之也句
術乃見入德之門所謂切問而近思也人不知而
不愠和靖所謂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者
最爲的當蓋如此而言乃見爲己用心之約處若
以容人爲說竊恐爲己之心不切而又涉乎自廣
狹人之病其去道益遠矣嘗見或人說此乃有容
天之論此又欲大無窮而不知其陷於狂妄者也

答李伯諫

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
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
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

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此來語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此亦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者故不敢耳豈直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按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

於胸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略曉文義便為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飢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飢寒此游察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看日孜孜竭力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

來書謂聖門以仁爲安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能仁又引程氏之說爲證熹竊謂程氏之說由釋氏窮幽極微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爲極至之論但老兄與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爲重耳然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毫釐必察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體用所以一源而顯微所以無間也釋氏之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實其本果安在乎

來書引天下歸仁以證滅度衆生之說熹竊謂恐相似而不同伊川先生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試用此意思之毫髮不可差差則入於異學矣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爲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爲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爲非熹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爲己而就此起計校生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理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爲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來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

心爲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爲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爲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捏淫以誑愚惑衆故達磨亦排斥之熹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說也今以佛爲聖人而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矣豈非知其說之有所窮也而爲是遁辭以自解免哉抑亦不得已於儒者而姑爲此計以緩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人立說以誑愚惑衆而聖人之徒倒戈以伐其師也孰謂本末殊歸首尾衡決如是而尚可以爲道乎

來書云韓退之排佛而敬大顛則亦未能排真佛也熹謂退之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而巳其與原道所稱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者果如何耶

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熹謂性無僞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

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
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問有所爲非欲其死而
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
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庶賈五之不
可不謂之貨殖也伊川之論未易遽非亦未易遽
曉也他日於儒學見得一箇規模乃知其不我欺耳

夾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
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
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
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日

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
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
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
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
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不不管著此所以無方
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
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
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
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
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

來書云不能於
根株之外別致

其巧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也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然來書之云却是從儒向佛故猶藉先生之言以爲重若真胡種族則亦不肯招認此語矣如何

來書云以理爲障者特欲去其私意小智熹謂認私意小智作理字正是不識理字來書又謂上蔡云佛氏不肯就理者爲非熹謂若不識理字則此亦未易以口舌爭也他日解此乃知所言之可笑耳

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釋教本死生平人事故緩於見性本死

生故急於見性熹謂既謂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謂儒本人事

緩見性者亦殊無理三聖作易首曰乾元亨利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性與天道

而孟子道性善此爲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緩於性乎急於性乎然著急字亦不得俗儒正坐不知天理

之大故爲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聖賢教人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得

急也急不得直是盡性至命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遂已也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

來書云子貢之明達性與天道猶不與聞熹竊謂此正癡人前說夢之過也來書又謂釋氏本死生悟者須徹底悟去故祖師以來由此得道者多熹謂徹底悟去之人不知本末內外是一是二二則道有二致一則死生人事一以貫之無所不了不知傳燈錄中許多祖師幾人做得堯舜禹稷幾人做得文武周孔須有徵驗處

來書云特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躡等熹謂此正是王氏高明處己中庸處人之說龜山嘗力詆之矣須知所謂不欲學者躡等者乃是天理本然非是聖人安排教如此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且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然其長須有漸是亦性也所謂便欲當人立地成佛者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便要他立地干雲蔽日豈有是理便欲當人立地成佛亦是來書中語設使有此幻術亦不可謂之循理此亦見自私自利之規模處

來書云引大易生死之說程氏語默日月洪鑪之論熹按此四者之說初無二致來書許其三排其一不知何所折衷而云然然則所許三說恐未得其本意也愚意以為不必更於此理會且當按聖門下學工夫求之以自上達所謂未知生焉知死也

來書云聖人體易至於窮神知化未之或知之妙熹疑此語脉中有病久云生死之際必不如是之任滅也熹謂任滅二子亦是釋氏言之聖人於死生固非任滅亦初不見任滅之病

更以前段參之

來書云曹參楊億不學儒不害為偉人熹前已奉

答矣而細思之則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者則夫子何足為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且仁義禮樂果何物乎又曹參楊億二人相擬正自不倫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麤疎後來却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

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
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
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

蘇黃門龍川別志第一卷之末蘇公非詆佛者其言當不誣矣然則此二人者雖

皆未得為知道然億非參之倫也子比而同之過
矣蓋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
學淺於揚墨而其害亦淺因論二人謾及之亦不
可不知也

來書云鹽官講義急於學者見道便欲人立地成
佛熹於前段已論之矣然其失亦不專在此自是
所見過中無著實處氣象之間蓋亦可見來書所
謂發明西洛諸公所未言者即其過處也嘗聞之
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
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
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
却有病此語極有味試一思之不可以為平常而
忽之也

答李伯諫

承喻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
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

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辯論考究尋
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
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
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
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
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功夫
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
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
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
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
而另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至於易之爲書因陰
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備尤不
可以是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鄙意如此故
於來喻多所未安竊恐向來學佛病根有未除者
故敢以告然恐亦未必盡當於理惟高明擇之

答李伯諫

誨諭勤勤深荷不鄙然人之爲學各有所見豈能
必於盡同亦各信其所信而勉焉耳今高明所造
日深日遠而愚蒙底滯不能變其初心竊意必無
可合之理來書乃欲曲加鐫誨期之異日雖荷眷

舊之私然恐亦徒爲競辨而無補於進修之實也
謹此少謝厚意之辱伏幸財照

答吳公濟

來書云儒釋之道本同末異熹謂本同則末必不
異才異則本必不同正如二木是一種之根無緣
却生兩種之實

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兼人鬼生
死而言之熹按伯諫書中亦有此意已於答伯諫
書中論之矣他日取觀可見鄙意抑又有談焉不
知生死人鬼爲一乎爲二乎若以爲一則專言人
事生理者其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不待兼之
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曉會則是始終
幽明却有間斷似此見處竊恐未安

來書云夫子罕言之者正謂民不可使知恐聞之
而生惑熹謂聖人於死生鬼神雖不切切言之然
於六經之言格物誠意之方天道性命之說以至
文爲制度之間名器事物之小莫非示人以始終
幽明之理蓋已無所不備若於此講究分明而心
得之則仰觀俯察洞然其無所疑矣豈聞之而反
有所惑耶但人自不學故聖人不能使之必知耳

非有所祕而不言也今乃反謂聖人祕而不言宜其惑於異說而不知所止也

來書云賢士大夫因佛學見性然後知夫子果有

不傳之妙論語之書非口耳可傳授熹謂論語固

非口耳所可傳授然其間自有下工夫處不待學

佛而後知也學佛而後知則所謂論語者乃佛氏

之論語而非孔氏之論語矣正如用琵琶箏笛

雖同而音韻乖矣

來書云因語孟見理然後知佛氏事理俱無礙之

說熹按上文言因佛學見性此言因語孟見理理

與性同乎與乎率剖析言以曉未悟但恐真見

語孟所言之理則釋氏事理無礙之間所礙多矣

來書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晝夜之道初無二理

明之於幽生之於死猶晝之於夜也鬼神之情狀

見乎幽者為不可誣則輪回因果之說有不可非

者謂上智不在此域可也謂必無是理不可也熹

竊謂幽明死生晝夜固無二理然須是明於大本

而究其所自來然後知其實無二也不然則所謂

無二者恐不免於彌縫之合而反為有二矣鬼神

者造化之跡伊川乃二心之良能也橫渠不但見

乎幽而已以爲專見乎此似未識鬼神之爲何物所以溺於輪回因果幽則有鬼神者大之說也對禮樂而言之大抵未嘗熟究聖人六經之旨而遽欲以所得於外學者籠罩臆度言之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至又謂不可謂無此理特上智不在此域此尤害理蓋不知此理是合有耶合無耶以爲不可謂必無是理則是合有也合有則盈天地之間皆是此理無空闕處而上智之人獨不與焉不知又向甚處安身立命若是合無則凡此所謂不可無之理乃衆生之妄見而非真諦也此其與聖人之心大相遠矣而曰聖人無兩心吾不信也

答趙佐卿

所示易說足見玩意之深不勝歎服此經舊亦嘗伏讀然每病其未入處乃承見喻使反復其論蓋久不知其所以對也顧厚意不可以終辭姑以己意略疏其後未知當否惟高明裁之復有以誨警之則幸甚大抵聖經惟論孟文詞平易而切於日用讀之疑少而益多若易春秋則尤爲隱奧而難知者是以平日畏之而不敢輕讀也

答曹晉叔

近仁之說來喻固未安
仁之說亦有病竊原聖人
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
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
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
習實下求仁功夫乃可實
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
兩探到此地位然後於仁
為近可下功夫若只守
剛毅木訥四字要想象
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
仁理也

答林擇之

熹以崇安水災被諸司
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因
為之遍走山谷間十日而
後返大率今時肉食者
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與
圖事不知此箇端緒何

故汨沒得如此不見頭影
因知若此學不明天下
事決無可為之理王丞文
字足罷去因力薦何叔
京攝其事若得此人來將
來檢放一段事須有條
理但只恐才不足然終是
勝今日諸人耳此水所
及不甚廣但發源處皆是
高山裂石涌水川原田
畝無復東西皆為巨石之
積死傷幾百人行村落
間視其漂蕩之路聽其冤
號之聲殆不復能為懷
云云所寄李先之記文體
面甚佳趣向甚正但緊
切處殊不端的只云此為
仁此為義却何如便由
此而用之且若真知仁義
之實則又不可云以誠

而意以正而心此類非一大抵此是尤緊切處只如此他可分論也恐更有可指處因來更論之以起惰氣也

答林擇之

熹奉養粗安舊學不敢廢得擴之朝夕議論相勸為多幸其敬夫得書竟主觀過之說因復細思此說大害事復以書扣之擴之錄得藁子奉呈不知擇之以為如何也伯逢來問造端夫婦之說偶亦嘗思之前此說得汎濫不緝密今答之如此擴之亦已錄去矣近見古人下工夫處極有精密日

之間不敢不勉庶幾他時相見或有尺寸之進耳敬夫又有書理會祭儀以墓祭節祠為不可然二先生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時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愬然於祖宗乎此恐太泥古不盡如事存之意方欲相與反覆庶歸至當但舊儀亦甚草草近再修削頗可觀一歲只七祭為正祭自元日以下皆用告朔之禮以薦節物於隆殺之際似廢舊儀便遠未及為去

答林擇之

書侍旁如昨祠官再請若更不得請常如所戒近
事則無可說觀左史之除可見綱紀之素但如諸
公若不相捨不得不一行又聞亦有招致南軒之
意果爾猶或庶幾但恐終不能用爾所欲言甚眾
遠書不欲多談可默會也元履竟為撻路所逐雖
其多言未必一一中節亦坐騰藁四出之故然其
為吾君謀也則忠士大夫以言見逐非國家美事
亦使幽隱之賢難自進耳近得南軒書諸說皆相
繫諾但先察識後涵養之論執之尚堅未發已發
之理亦未甚明蓋乍易舊說猶待就所安耳敬以

道大為初學之急務誠如所論亦已報南軒云擇

之於此無異論矣此事統體操存不作兩段日用

間便覺得力嘗驗之否康節云若非前聖開家查

幾作人間小丈夫誠哉是言近讀易傳見得陰陽

剛柔一箇道理儘有商量未易以書見也兩段之

疑動靜之說甚佳赤子之心前書已嘗言之

謂言其體

則無賢愚少長之別今日亦赤子之心已是指其用而言之前此似亦未理會到

此試為思之如何來論謂其言非寂然不動與未

發不同為將動靜做不好說似初無此意但言不

專此而言則兼已發感通之用在其中耳今者只如

前書推明程子之意則亦不須如此分別費力矣
答林擇之

此有李伯諫往時溺於禪學近忽微知其非昨來
此留數日蔡季通亦來會劇論不置遂肯捨去舊
言此亦殊不易蓋其人資稟本佳誠心欲為為已
之學雖一邊陷溺而每事講究求合義理以故稍
悟天命之性非空虛之物然初猶戀著舊見謂不
相妨今則已脫然矣可尚可尚仲尼焉學體物而
不可遺春王正月胡傳之說如何公神不死此數義近皆
來問者幸各以數語明之論天地之中數段

嘗告為求其旨見喻更以禮唐天文志系之為佳
答林擇之

昨得晉叔書說剛毅未訥近仁云擇之嘗告以仁
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須就發見處看得通達
自然識得細看此說似非所以曉人乃所以惑人
晉叔緣此說得來轉沒交涉不免就其說答之似
稍平穩今謾錄去不知遠更有病否孔門求仁功
夫似只是如此著實未有後來許多玄妙也通
神之語恐亦有病況不務涵養本根而直看發處
尤所未安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此句極好

然却只是一句好說話正如世俗所謂弄影者不
知仁者定理會不得知仁者又不消得如此說與
他要之聖賢言仁自不如如此觀論語孟子可見矣
如何如何

答林擇之

所答二公問甚精當熹亦嘗答之只說得大槩
能如此之密然深父且看語孟大學其意亦如
所示也仲弓一以二太迫切觀渠氣質與識致所及
似禁不得如此鉗鎚也晉叔亦是自然條語公亦
得且如此何承近得書亦未有進處餘則不聞

也季通兩日儘得講論亦欲附書未暇渠終是未
尊一若降伏得此病痛下方有可用力處已深告
之未知如何終日憤憤自救不了更添得此累思
與吾擇之相聚觀感警益之助何可得耶瞻仰非
虛言也昨日書中論未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
疑舊來所說於心性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
頓放得未甚穩當疑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
時於此便可見性之體段故可謂之中而不可謂
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皆得其
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貫乎已發

未發之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
云云舊疑遺書所記不審今以此勘之無一不合
信乎天下之書未可輕讀聖賢指趣未易明道體
精微未易究也

答林擇之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喻道體
之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爾故下文云云意
可見也又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
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廓須字如
未能如此便是未有所得只是守爾蓋以放開與

否爲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須放教開則大害
事矣上蔡論周恭叔開忒早此語亦有病也鳶飛
魚躍察見天理正與中庸本文察字異指便入堯
舜氣象亦只是見得天理自然不煩思勉處爾若
實欲到此地位更有多少功夫而可易其言耶疑
上蔡此語亦傷快也近來玩索漸見聖門進趣實
地但苦惰廢不如人意爾

答林擇之

竹尺一枚煩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測其日中
之景細度其長短示及孟說正欲煩訂正俟見面

納向來數書所講亦併俟而論但顯道記憶語中
數段子細看皆好只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但
論道體之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耳故下文
云云意可見矣欽夫春來未得書聞歲前屢對上
意甚向之然十寒衆楚愛莫助之未知竟何如耳
鄭丈至誠樂善當時少比必能相親其德器粹然
從容厚重亦可佳也

答林擇之

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次
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

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

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上蔡說便又

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

肅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

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

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

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近略整頓孟子說

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

一幹轉幹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

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

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答林擇之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答林擇之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不免有此病意近只就此處見

待向來所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况真能以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拙齋和篇莊重和平讀之如見其人煩為多致謝意莊子詩亦皆有味但可惜只玩心於此耳竊恐論語孟程之書平易真實處更有滋味從前咬嚼未破所以向此作活計然不敢僭易獻此說顧無以謝其不鄙之意只煩擇之從容為達此懷也呂公家傳深有謔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有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

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處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一致而必欲有爲此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非褻非貶皆不可考至如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象之而然邪最後論佛學尤可駭歎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肯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王爲所悞蓋非特考之亂苗繁之亂朱而已也柰何柰何

答林擇之

所論大抵皆得之然鄙意亦有未安處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

我身之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爲己
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三代
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
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以孟子七八月十
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正
月而不改時改月者德王之彌文不改時者天時
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
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
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

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
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
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
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
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考之劉質夫說
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
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爲夫子所加王字亦非但
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凱左
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却以夏正建寅
之月爲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可爲據此間無竹

書煩爲見拙齋和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及
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注家以爲武帝改
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
煩子細詢考也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
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
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
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
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
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
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大小無所不周聖人之德精
粗大小無所不滿其始也 然成蓋如此此金聲玉
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 樂大成而非三子之所
得與也然即其全而論其 偏則洪而不能纖清而
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 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
遽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 之者未嘗有異然其所
振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爲 聲亦有所不能同矣此
與來喻大同小異更請詳 之却以見告仲尼焉學
舊來說得太高詳味文意 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
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 曷特言文武而又以未
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 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

來貪說箇高底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李光祖雖亦曲爲之說然費氣力以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長也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是有箇生而知之底平領不然則便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爲孔子故子貢之對雖若遜辭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答林擇之

遊山之計東裝借人行有日矣得伯恭書却欲此來遂復中輟山水之興雖未能忘然杜門省事未必不佳也潘丈之政爲閩中第一其愛民好士近也誠少比恨未識之耳也叔向見欽夫稱之恭叔昨在建寧得一見匆匆不能款然知其感於世俗高妙之虛談矣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爲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唯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略脫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口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恠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而不知其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擇之既從其招致要惡者以開之使決然無

惑於彼乃爲不負其相向之意然擇之向來亦頗
有好奇自是之弊今更當去心下意向平實處加
潛玩浸灌之功不令小有白口主張之意則自益益
久之功庶乎其兩進矣

答林擇之

所示疑義已略看端叔恭以惠書極感其意但如
此用功鄙意不能無疑要須把此事來做一平常
事看朴實頭做將去久之自然見效不必如此大
驚小恠起摸書樣也且朋友相聚逐日相見晤語
自擊爲益已多何必如此切動形紙筆然後

講學耶如此非惟勞攘無益且是氣象不好其
風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可試思之非小故也其
間所論操存涵養苦要分別先後已是無緊要而
元禮忽然生出一句心有未嘗放者遂就此上生
出無限枝葉不知今苦苦理會得此一句有其緊
切日用爲己功夫處耶又欲之善向來說得
亦太高了故端叔所論雖出之而擇之亦未爲得
也擴之云已子細報去此不復然矣卷尾二段
却好大抵說得是當自然放下穩帖無許多枝蔓
宛隍處且如一公所論可欲之善是欲向甚處安

頓也

答林擇之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長處樂後說得之蓋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夫有小人而仁者也此皆所謂不仁者但所失亦有淺深久速之差耳大抵聖人之言雖渾然無所不包而學者却要見得中間曲折也

好仁者無以易其所好則尚自尚也惡不仁者不使加乎其身則加自加也若謂人不能加尚之恐未遽有此意也兼我方惡不仁於此之安能如彼之不見加乎用力於仁又是次一等人故曰羞之矣若好仁惡不仁之人則地位儘高直是難得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正是此意

曹交識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使其因此明辨力行而自得之則知孟子之發已也深矣顧交必不能耳

子思泄柳之事恐無空留行道之別但謂穆公之留子思出於誠意今客之來非有王命耳

程子有言志一氣一專一之意若志專在深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當只依此說來喻此一段皆好但此兩句正倒說却與本文下句不相應耳

按喪服傳出母之服者但爲父後者無服耳子思此事不可曉兼汗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者之誤與

易筮事據曾子自言則非不知者蓋因季孫之賜而用雖有所緣然終是未能無失但舉扶而易之當下便冰消凍釋耳

文之不可無質猶質之不可無文若質而不文則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矣鞞須依舊說細看來喻却覺文義不通

天以誠命萬物萬物以誠順天此語固有病而所改云天命萬物萬物奉天誠也亦拈槁費力若曰天之命物也以其誠誠之在物也謂之天不知如何

答林擇之

誠之在物謂之天前書論之已詳來書所說依舊非本意向爲此語乃本物與無妄之意言天命散在萬物而各爲其物之天耳意雖如此然窮窮迫

切自覺殊非佳語也

觀過知仁只依伊川說更以和靜說足之聖人本意似不過如此說曰仁者之過易辭也語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如此推之亦可見矣

子張所問子文文子只說得事不見其心所以處此者的實如何所以見他仁與不仁未得伊川云若無喜愠何以知其非仁乎如此理會方見得聖門所說二字直是親切若如五峯之說却說出去得更遠了與仁字親切處轉無交涉矣

知言中說仁字多類此

切脉觀雞之說固佳然方切脉觀雞之際便有許

多曲折則一心二用自相妨奪非唯仁不可見而脉之浮沉緩急雞之形色意態皆有所不暇觀矣竊意此語但因切脉而見血脉之周流因觀雞雞而見生意之呈露故即此指以示人如引醫家手足頑痺之語舉周子不去庭草之事皆此意爾若如來論觀雞之說文義猶或可通至切脉之云則文義決不如此又所云同一機者頗類無垢句法孟敬子問疾一章但看二先生及尹和靖說可見曾子之本意知上蔡之為強說矣蓋非惟功夫淺迫至於文義亦說不去也

盡心之說謂盡字上更有工夫恐亦未然

答林擇之

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著一偏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爲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所以狀性之體段所謂中者性之德所謂無倚著處皆謂此也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然伊川先生又曰中即道也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此言又何謂也蓋天命之性者天理之全體也率性之道者人性之當然也未發之中以全體而言也時中之中以當然而言也要皆指本體而言若只以直以率性爲循性而行則宜乎其以中爲道之所由出也失之矣

答林擇之

何事於仁恐是何止於仁但下兩句却須相連說蓋博施濟衆非但不止於仁雖聖人猶以爲病非謂仁者不能而聖者能之也民鮮久矣只合依經解說但中庸民鮮能久緣下文有不能朞月守之說故說者皆以爲久於其道之久細考兩章相去

甚遠自不相蒙亦只合依論語說蓋其下文正說
道之不明不行鮮能知味正與伊川意合也前寄
三章大槩皆是但語氣有未粹處耳石兄向論在
中_中之說甚精密但疑盡已便是用此則過之大抵
此盡已推己皆是賢人之事但以二者自相對待
便見體用之意盡已是用體上工夫若聖人之忠恕
則流行不息萬物散殊而已又何盡已推己之云
哉師訓中一段極分明正是此意可更詳之

答林擇之

答熙之仁說甚佳其頗未盡處其書復詳書

之仁者於用用本於仁當持自不滿意今欲改云
存首心體之全用隨事而見所舉伊川先生格
物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只是說見處今
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上且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
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
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愛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
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
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之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
開節次進步處耳

答林擇之

所引人言中庸者知致字恐此亦指夫感物而言也夫常此之謂中者然天理全具所謂中者狀性之體正於此見之但中庸樂記之言有疎密之異中庸微頭微尾說箇謹獨工夫即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却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與物未至固已紛紛眼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

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爲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

成蹊過孤負此翁耳云云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
言只以此觀之亦自可見蓋包括無窮意義而言
之初不費力此其所以難及耳

答林擇之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洒掃應對進退之
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
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
一一便爲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
然本心即目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
以非古人爲學之序也又云涵養則其本益明進

學則其智益固表裏互相發也此語甚佳但所引
三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次隨處可用不必以
三語分先後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
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
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
涵養箇甚底亦太急迫乎

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
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
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
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伊川論中直靜之字謂之就當體形容是也然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豈非當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熹常以爲靜者性之貞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功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爾觀此則學者用工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動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爾前此所論敬義即此理也

答林擇之

精一之說誠未盡但擇之之說乃是論其已然須見得下工夫底意思乃佳伊川云惟精惟一言專要精一之也如此方有用力處如擇之之說却不見惟字意思如何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但恐其間言語不能無病其大體莫無可疑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動搖其病皆在

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功夫也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用此意看遺書多有符合讀之上下文極活絡分明無凝滯處亦曾如此看否

答林擇之

心有忿憤之說似亦無可疑心字只是喚起下文不待其正字非謂心有是四者也遺書云身無思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向來欲添非字以今觀之似不必然此意蓋明聖人之所謂無非漠然無所為也特未嘗作為耳只此便是天命流行活撥撥地戒之者非聖人之自戒特以作為為不可耳大抵立言欲寬舒平易

云云

答林擇之

戒夫作為此對老子之無為而言既不為老子之無為又非有所作為此便是天命流行鳶飛魚躍之全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未嘗離此然體用自

殊不可不辨但當識其所謂一源者耳

答林擇之

費而隱一節正是叩其兩端處其實君臣父子人倫日用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而君子之道所以造端其微乃至於此而莫能破也但熟味上下文意及鳶飛魚躍上下察之意即見得顯微巨細渾是此理意義曉然也

答林擇之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深懲而痛警也

答林擇之

近見莆中西銘解義其胡公說莫是向來所說呂

氏別本否謂之胡說固非然恐亦不是呂說似初無甚發明不知何人所作而如此流行誤人兼其後有數段言語極可恠也

答林擇之

敬夫寄得書論二先生事實中數段來改正謬訛所助頗多但記二蘇排伊川處只欲改正云同朝之士有不相知者其說以爲二蘇之於先生但道不相知耳不審賢者以爲如何又欲削去常夷之類茂則兩段以爲決無此事他議論亦尚多不能一一及之甚恨地遠不得相與訂正也

答林擇之

游尉能與師魯游必有志者因一見之啓其要示見他事且令於百姓分上稍發些不可得身心亦是一事也

答林擇之

知言序如所論尤有精神又照管得前來其善甚善寄得柳學播磨一記其文亦此類不知何故如此不只是言語文字之病試爲思之如何書中云嘗與右府書云願公主張正論如太山之安綢繆國事無累外之慮此語却極有味大抵長於

偶語韻語往往嘗說得事情出也湘江諸人欲心不知果能便消否第恐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耳渠如此易其言正如廣仲說納交要譽易去一般

答林擇之

酒誥已領前日讀之不詳但所疑悉如來示然初亦不曾得致思但覺礙人耳

答林擇之

所論聞人說性說命說仁說學等語自覺羞愧此又矯枉過直之論其下論注疏與諸老先生得失亦然大抵近見擇之議論六字詩篇及所以見於行事者皆有迫切輕淺之意不知其病安在若如此書所論則凡經典中說性命仁等處皆可刪而程張諸公著述皆可焚矣願深察之此恐非小病也

答林擇之

所論陰陽動靜之說只以四方五行之位觀之便可見矣優柔平中如擴之所論得之中字於動用上說亦然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也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說如何喪事不敢不勉恐只是一句程子亦有云喪事人所不勉恐

解中亦且欲成文不免如此作句未必以四字包上二字也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充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耳非必以成章專爲此地位也

答林擴之

擴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此固擴之平日所講聞也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書分門問答

答蔡季通 元定

昨日上狀必已達此人至又辱書三復感歎不能自己所謂一劔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盡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劔兩斷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

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易說三條亦思之
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
爲說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象
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
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
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所
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
所以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
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
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
因之畫爲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
後可以言書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可以書
言也愚意如此不審如何

答蔡季通

人之存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
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
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
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
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
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

其根本而已然非為氣之所為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為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為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為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於

中矣

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

此舜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

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為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論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不能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為道心而欲据之以為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為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論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觀察其它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

與乎道心之微故有之於天賦非耳

答蔡季通

所喻以禮爲先之說又似識造化之云不免倚於一物未是親切功夫耳大抵濂溪先生說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譬地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却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然後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無處不脗合也

答蔡季通

律書中有欲改更別紙奉呈不審如此是否幸早報及也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著處推起雖亦脗合然終覺曲折太多不其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近因間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爲徑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尋否亦幸語及

本原第一章圍徑之說殊不分明此是最入節目不可草草候氣章恐合移在第四五間蓋律之分寸既定便當埋管候氣以驗其應否至於播之五聲二變而爲六十調者乃其餘耳況審度嘉量謹權尤不當在候氣之前也但候氣章已有黃鐘之變半分數而前章未有明文恐合於正律分寸章後別立一章具載六變及正半變半聲律之長

短分寸乃為完備耳

後段論說有發明此章指者并移附入

審度章云云生於黃鍾之長下書以子穀秬黍中

者九十枚度之一為一分凡黍實於管中則十二

則千二百枚而滿其侖矣故此九十枚十分為寸之數與下章千二百枚之數其實一也

云云

嘉量章侖人升斗斛皆當實計廣狹分寸

證辨第一章今欲求聲氣之中

下當改云

而莫適為準

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

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而為一管皆即以其長

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則更

迭以吹云云

司馬貞九分為寸之說本原既不載恐合於證辨

中止為一條以證前篇之說

諸尺是非後來考得如何已改定幸并錄可

答蔡季通

前日整行已拜狀不審即日行次何許每念遠別

不勝悵惘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

人離別之思也

去云

真連日讀參同頗有趣知千

周萬遍非虛言也但恨前此不得面扣耳向見為

抄一冊卦氣消息者不知了未幸語一哥取以見

予也又讀握機後語何也數條尤奇昔蓋未有此體亦恨不得究其說耳平日相聚未知其樂別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

答蔡季通

別後得到豐城及宜春書知途中諸況足以爲慰但至今尚未聞到春陵復深以爲懸念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咨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比日恭惟尊候萬福三哥子陵一一安佳此亦時得一哥書八哥前日入城亦過此熹足疾前日幾作今又小定未知竟如何但精神日耗血氣日衰舊學

荒蕪有退無進恐遂沒沒無聞而死耳樂書非敢忘之但方此齟舌豈敢更妄作耶此書決然泯沒不得近看它人所說更無堪入耳者不知老兄平日與元善相處曾說到子細處否但恐子期不曾聽得便只似不曾說也近因諸人論琴就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鄙意乃知朝瑞只說得黃鍾一均內最上一弦而遽以論琴之全體宜乎膠固偏執而無所合也學不欲陋豈不信然偶有邵州便託彥中附此亦令過一哥處取安問矣政遠千萬爲道自愛

答蔡季通

云云 琴說向寄去者尚有說不透處今別改定一條錄呈比舊似差明白不審盛意以為如何琴固每絃各有五聲然亦有一絃自有為一聲之法故沈存中之說未可盡以為不然大抵世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皆未易以一言斷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脫不相妨礙方是物格之驗也衆至之患賢者所未免乃以散遺請生見教何耶此亦任其去來若有意難雖杜門齟舌亦未必可免也

答蔡季通

琴正焉

中旋宮一事正

有緊慢而衆絃隨

年

若一定而不可移則旋宮之法何所施耶但恐至未以後聲太高急而小絃斷絕故疑所謂五降者乃謂蕤賓以下不可為宮耳此說固未必然然今所謂一定而不可易古所謂隨十二月為宮者似得中制試更推之如何復以見教也參同之義字細推尋見得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沈于下而月圓于上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

歸性初之類是也眼中見得了了如此但無下手
處耳自從別後此等事更無商量處劇令人憤憤
今此病中又百事不敢思量未知異時賢者之歸
得復相見論此否耳

答蔡季通

真自開正即病至今未平今日方能把筆作書是
猶未能平步也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亦不多病
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才方緇動冊子便覺前
人關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
著述之念亦是閑中一大魔障欲力去之而未能

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
往時否耳知看語益有味深慰所願已許誨示幸
早寄及也前書奉扣琴譜旋宮之法不知考得果
如何若弦一定不復更可緊慢恐無是理也

答方伯謨 士繇

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
其中今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
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
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
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隨時變易為何

為從道也此皆可以見其意矣

易中無一卦一文不具此理所以汨流而可以求其源也

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

或躍在淵九四中不在人則其進而至乎九五之位亦無嫌矣但君子本非有此心故云或躍而文言沒以非為邪也等語釋之

九六之說揚遵道錄中一段發明傳意與來喻不同然亦未曉其說嘗謂五行成謚去其地十之上

五

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已陽奇以耦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七八為少陰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為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為陽二進一退循環無端揲著之法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蓋取其變也只此說推之似無窒礙龜山所謂參之為九兩之為六乃康節以三為真數故以三兩乘之而得九六之數今以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則是乃積數非參之兩之之謂且若此而為九六則所謂七八者又何自而來乎疑亦未安大明終始傳意自明其曰明曰見曰當非人而何

黃者揚道錄中一院則尤分明矣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還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其潛見飛躍各得其時則是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天而言御天以見遲速進退之在我爾雖云

然心理合一初無二

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為亨為利為貞則亦元之為爾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龜山之說也以用言則元為主以體言則貞為主

彖詞乃卜筮詞釋彖則夫子推其理以釋之也以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為卜筮之詞恐記之誤也

答方伯謨

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為高乃老莊之偏說上蔡所論曾點事似好然其說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志於道志字如向望求索之意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

衛輒事龜山以為有靈公之命左傳史記皆無此

龍冉有子貢之疑只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似
有可以得國之理耳謂夷齊不當去此說深所未
曉且當闕之

不義而富且貴所謂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
言勢位奉養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
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
得則不以易吾飯蔬飲水之樂耳

言亦可求以文義推之當從謝楊之說東坡說亦
是此意以更分明蓋上句是假設之詞下句方是
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事

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處在下句也

答方伯謨

正所以立近之全字不穩當俟更思之

齊王見牛兩段當未發元時便合涵養惟其平日
有涵養之功是以發見著明而擴充遠大也若必
俟其發見然後保夫未發之理則是未發之時漠
然忘之及其發然後助之長也

泚柳申詳 聞李先生說正如是林說恐非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前說是

王驩之說亦是

周公之過只依舊說

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

也
明道先生言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大抵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亦非判然兩物也前日之說只是論性雖有五然却亦不離乎一未有
澄治之意也

仁覺兩段互有得失然論命精微言愈見差不若只遵伊川先生之說以心字為本而從事乎克復之曰久當自有見也

正固便是事之幹故傳曰才覺之體各稱其理明其義與乾坤不殊但各主於其理而言耳

觀六三傳但以為未至失道而未失道其非直以為不失道也

鬼神功用之說得之李說不可曉不知如何自有
一種意亦不解其文義也

釋法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故於補陽之卦發此

凡例凡牒而六爻皆九者則以此辭占之見辟龍
謂值此六爻皆九也無首謂陽變而陰也剛而無
柔故吉而聖人因之以發明剛而不過爲用剛之
道也左傳蔡墨云在乾之坤曰見羣龍無首吉杜
注亦如此說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書來所說未是遺書知至至
之主知終終之主終蓋上句則以知至爲重而
至之二字爲輕下句則以知終爲輕而終之二字
爲重也存義言其有以存是理而不失非存取乎
至爲之義也

碩果不食只不食便有復生之意不必云推廣而
言也

答方伯謨

昨承致書以無便可報但每朋友講論未嘗不奉
懷耳文字煩抄錄爲愧比復有更定一二且未可
出以示人也所論數條足見思索之深甚副所望
正所以守守字誠未安但此字難下不知曾爲思
之否亦中淺漏之失蓋當時欲矯其顧慮遲疑之
弊不自覺其過而生病耳頃當語伯恭此是吾二
人氣質之偏當各加矯革古人韋弦之戒殆正爲

此設也所論阡阡男女之說則未然天地之間阡
阡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
何適而不得其類哉中正仁義如君子時中順受
其正人仁者愛人義以為質之類皆周子之意他
處有不同者各隨所主而言初不相妨如子貢以
學不厭為智教不倦為仁而中庸則以成己為仁
成物為智此類亦可推矣甚思晤語秋前想未能
來有便時寄所疑為望

答方伯謨

熹自春涉夏多病多故奔走出入不得少休近屏杯
杓病才少愈惟是事端無窮未有寧息之期又迫
朝命有託故稽留令憲府鑒察指揮勢或當一出
前憂後愧未知所以為計也甚欲一與伯謨相見
不知能乘隙一見過否來月之初須且扶送叔母
之喪還政和歸來月末方得為去計也擇之來此
已兩月秋間方歸日間時有論然苦人事斷斷
不得專一若伯謨能一來為旬日款殊慰所望也
子謨亦令舅府判待次煩為致問訊意此便
少遽未及拜書克明為說何如曾再往光澤否欲

作書及附趙宰書亦未暇悉煩道區區或伯謨未能來近日講學所得所疑便逐略告批喻李君到彼略周顧之爲幸未聞千載方學自愛

與方伯謨

昨王變還承書至慰不聞簡又許久劇暑伏惟侍履佳勝所喻心說似未安蓋孔子說此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緒之不應如此著力却只形容得一箇不好底心也來書所說自相矛盾處亦多可更詳之令舅府判侍次嘗及此否試爲質之必有至當之說也克明及諸朋友亦以此詢之請之聞

身使示

歸已久不知今在甚處或見煩致意南軒云有書附渠來告早及也

與方伯謨

前日託俞尉附一書當達比日表惟侍學增勝前所懇令舅府判兄作字不知已爲落筆否二月甲子下更著一朝字尤佳仍望早附使示及也近

作得六先生書象贊設錄去煩呈令舅一觀求其未當處旦夕畫成當并以拜浼早得川定爲幸耳李積微篆字墨本近偶得之似亦不滿人意小技難精猶如此況其大者乎得連萬卿書云廖子晦

言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因引
大全集中堯舜託生之語為證渠諸人未有以折
之伯謨可與克明各一語便中見喻也

月初至寒泉叔京約來相聚旬日不知能約
諸同志者同為此會否但恐不欲令諸生又
廢業耳

與方伯謨

昨附俞尉及崇化兩書不知皆達否得兼每報云
所要文字已發去想亦已到久矣前書託稟令舅
回日所浼敬箴更求注字 乾道癸巳二月甲子新
安朱熹作建安呂

書後書欲甲子下增一朔字不知已為寫上如已
寫下即於空處別寫此字不妨不必易紙也六先
生象內去并煩求揮翰但不知前日所呈本子曾
經參訂否今別錄去內略有改更處又叔京疑伊
川贊後四句不相應本意謂伊川之言平易深遠
人所難識耳不知叔京之意如何渠又疑橫渠贊
中逃字據行狀云於是盡弃舊學淳如也即是舊
時嘗有雜學下此字似亦不妨更稟令舅看如何
若無可疑即乞為書付此便回 井所懇
敬箴 此贊就畫
象上寫一本 須依今寫去本首尾
向背蓋隨面所向也 就此界紙上寫

一本首尾亦依寫去本此本伯諫欲刻如叔京之說當改或別有可疑處即且留此畫於彼人回喻及俟却報去也敬箴大本乃立一句乃字不知舊作甚字恐舊本不同即改作乃字為佳數以鄙語塵溷妙筆何愧如之數日偶無事了得數篇文字未有人寫得去俟後便也向跋胡公帖煩錄一本并跋語付此人回或有講論亦可付此便此便甚的也

與方伯謨

人還承書至慰比日遠惟侍履佳勝篆字甚佳其間不能無病筆已封寄去但恐彼欲磨崖則所書大字或不堪用今其人過彼更煩別為大書僅尺以上者封與誠之令轉呈南軒但筆路亦須稍重畫恐崖石麤若字畫太細即不可辨耳向寄二刻不必寄來只留几間可也許來春見過幸甚但正初恐亦須略出叔京又約相會於邵武若至此相聚尤便但恐人事擾擾不能從容耳所欲言者無窮未即會面千萬自愛

學士說附還彼申朋友商畫此書有疑處否

與方伯謨

昨承枉顧別遽累月馳向深矣比日春晚伏惟侍
學增勝所與處者為誰見作何等工夫有可以見
告者便中及之為幸近嘗一至雲谷留十餘日
朋友來集隨分有少講論大率追正舊說之太高
者為多也克明德柄皆未及書煩為致意直翁聞
問否欲作書亦未暇俟後便也濟之有少文字欲
至被粥之有可為鄉導處幸略為致力幸甚長沙
人歸未耶

與左伯謨

一得年書亦無便可報今復久不聞問懷想

可量比想劇暑侍履佳慶喜衰悴如昨欲往弔茂
實至今未能不免且遣人致書亦復因循不能得
遣蓋目前百事敗人意當此午暑時兩眼幾不復
可視物也向見所作平父諸小詩甚佳章辰州為
人求詩頗甚無佳思輒以奉煩渠本取韋賢語名
閣須略點破也近讀何書向見頗有因循之病更
宜勉彊區區所望於賢者不但如此而已也季通
病甚彊起如建陽料理墳墓數日不得書不知為
況如何聞欲遂過邵武不知是否遣此人本欲子
細作書適意思不佳草草附此殊不及所懷之一

二季克佐卿皆已得郡季克待闕否佐卿想便赴官也因見致意倦甚未及拜狀也方暑自愛

與方伯謨

熹此粗安免章雖未報然諸公已見許章下必遂請無疑也前日所說伯恭昏事以書問之得其兄弟報字只要年長淑善安貧睦族它所不計

以吾輩度

之更須耐靜

已悉以屬茂實亦略與周佐說來祝其密

之只與伯謨商量若有七八分以上可問即爲微扣之却託茂實專人來報也千萬留意至祝至祝茂實仲本前日到此不及登山然却得靜坐兩日

說話頗款仲本託爲齋記已爲草寄當必見之也虞祠刻已寄來規模甚大文固不稱篆額似亦差小耳未有別本俟續得之當分去也前書所煩作字便中示及爲幸置物亦然季通竟罹家難窘迫可念彼中葬事如何勢須俟堯舉復來耳仲本別時所寄聲奉聞者想已發之此不可已也

與方伯謨

昨承遠訪愧感良深別去惘惘人還奉告聞比日侍履佳勝爲幸熹悲悴如昨無可言甚感愛念寬勉之意然觸事傷懷亦未能遠乎也七筋衣被并

領季通書得書殊未有定論然亦未聞其西去之
期不知果如何爾錄示九江文字甚發人意大體
只須如此得失已自可見但恐未足以盡其情偽
曲折之變彼或以吾曹爲真可欺耳然世間自當
有明眼人此亦初不足辨也得伯恭書云到會稽
見伯諫守其所聞牢不可破自信之篤如此亦良
可尚耳常德二書煩達之想日相聚所講論當益
有緒因便示一二爲幸因孫巨源見過附此草草
襄事之後能一來顧慰此幽鬱否乎常德之官後
別有學使相問因便早及之爲望

與方伯謨

前日承書人還匆匆不能作報比日秋暑德復健
勝永福收近信否熹此諸況如前新與廷老書岷
後竟未得兩祈禱萬方平生所不欲爲者皆爲之
亦卒無驗然每設醮處爲人引去未解前燒香即
記著後漢書此亦何緣有効也揀災之備不敢不
勉但今日上下不相恤雖已具奏及申省部諸司
未知復如何也在今日義不當求去萬一所請不
從則亦可以已矣但憲司有相料理之意今日又
聞其効信州林子方此亦是殺咄咄底消息旦夕

或自以此去不可知耳數月前寫得趙師兄弟書
因欲致一奠今為此災傷凡百皆廢且往空函因
見幸略及之也居仁遭誰喪昨日欲作書偶檢來
書不見下筆不得因書更報及也般過建安良便
恐此間動未得秋涼能來為幸但恐薦送即又不
容來耳諸姪昨已遣去想已達未相見珍重

與方伯謨

韓文考異大字以國子監版本為主而注其同異

如去某本辨其是非按如云云今斷其取舍從監本
某作某辨其是非按如云云今斷其取舍從監本
其本非是諸別本各異則云皆非是未定則各
疑字別本皆已定則云定當從某本未定則云且

當從某本或監本別本皆
可疑則云當闕或云未詳其不足辨者略注而已
不必辨而斷也

熹不及奉書考異須如此方有條理幸更詳之

與方伯謨

便中承書具審即日所履佳勝為慰親闈安問想
不輟收也惠及新茶極感厚意病軀更此蒸濕却
幸不■動飢食亦粗喫得只願且得如此則謫何
之及有以當之它不足計也韓文考異已寫成未
如無人寫可懇元善轉借一二筆更速寫以來只
有此一事稍稍趨時不可緩也

試筆前對書

與方伯謨

比想所履日佳端午莫須一歸否耶韓考煩早爲
并手寫來便付此人尤幸聞冰玉皆入偽黨爲之
柰何爲之魁者不暇自謀特爲賢者慮破頭耳因
便草草

與方伯謨

適方遣人奉簡忽承手示爲慰幼恭書已領少須
手可作字并奉報章但不知其行期在幾時幸批
報也韓考已領今早遣去者更煩詳閱簽示適有
人自三衢來云瑣聞以論陳源故補外見着煩煩

及友人還草草

揚子序篇有冠乎羣倫之云以爲無義者固
可笑而問人出處者亦踈脫也

與方伯謨

承簡喜聞佳勝韓考所訂皆甚善比亦別修得一例
稍分明五夫人到日能略過此少款一二日爲幸
勿以徒御爲憂白飭青芻不難辦也兼更欲有所
扣耳人還草草

與方伯謨

熹今年之病久而甚衰此月來方能飲食亦緣炎

得脾胃俞數壯似頗得力也韓考已從頭整頓一
過今且附去十卷更煩為看籤出疑誤處附來換
下卷但鄙意更欲俟審定所當從之正字後却脩
過以今定本為主而注諸本之得失於下則方本
自在其間亦不妨有所辨論而體面正當不見
排抵顯然之迹但今未暇耳緣其間有未甚定處
源更子細為難也
記得籍溪先生曾寫得陳希夷墓表云是呂洞
賓所撰見
與偶尋不見煩為問子端恐有本即為借寫一本
附來也廟額方纔得紙且夕寫得自從此寄去所
求龕額便中却望早寄也天氣甚好能下來數日否

與方伯謨

別近旬日不審為況復何如前日匆匆又以病作
遽歸不及拜尊夫人皇恐不可言也大哥來聞
子端竟有哭子之悲深為惘然且煩致意不及附
書為問也欲煩篆數十字納去紙兩卷各有題識
幸便為落筆欲寄江西刻之巖石有人在此等候
不能久也千萬便付此人回仍不須大作意只譬
如等閒胡寫則神全氣定自然合作矣更欲篆六
十四卦名及一等小字數十其界紙又作一封請
并書之所寫之字各在封內矣其意聞有鑄職罷

祠之命尚未被受不勝皇恐何時可來相聚數日
耶專入馳布不宣

大哥今日已行矣已戒令速去恐碑倒也可
因書更促之

與方伯謨

詹卿昨日過此尚在南林更兩三日方行不出見
之否韓文欲并外集及順錄作考異能為負滿此
德否邪宓子賤洪慶善楚辭補注中引顏之推
伏字濟南伏生即其後也如何如何

與方伯謨

許本惠書為慰但見元興及小兒皆說伯謨頗竟
表悴何為如此今想已彊健矣更宜節適自愛但
彊其志則氣自隨之些小外邪不能為害也若病
軀粗遣諸證亦時往來但亦隨事損益終是多服
補藥不得
便早寄示幸幸正集者已寫了更得此補
足須更送去詳定莊仲為點勘已頗詳細矣近又
看楚詞抄得數卷大抵世間文字無不錯誤可歎
也趙幹之喻荷其不彼冒此巖險尤見所存異於
流俗之意但憂畏之餘多所謝絕固不容獨破戒

幸為道此區區多謝其意可也異時未死之間禁
網稍寬則或尚可勉強也因便寓此草草

與方伯謨

昨日承寄示呂公奏議至感至感比想侍奉佳慶
令子程試必甚如意聞將以望前一日揭榜冀聞
吉語也奏議得一快讀甚幸朝廷無此議論六十
年矣可為慨歎也但末卷乞詔定大舉策一篇
未竟而定策大舉一篇全無幸更為補之乃佳耳
韓考後卷如何得早檢示幸甚喜衰病百變支吾
不暇近又得一奇證若寒疝者間或腹中氣刺而
痛未知竟如何姑復任之耳

答梁文叔

琢

澹臺石刻已領考證詳密亦自是一種工夫也略
於制度之說不知謂何往往亦多是問得繁碎非
學者所先或是從來剖判不得如論語千乘之國
注家自是兩說此等如何強通況又舍所急之義
理而從事於此縱得其說亦何所用乎昨日有人
問看史之法熹告以當且治經求賢聖脩己治人
之要然後可以及此想見傳聞又說不教人看史矣

答梁文叔

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須實下功夫只說得不濟事也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然一向如此又不得也皇極之說來說亦得之大抵此章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說人君正心脩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歎正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發一章之意意向見諸葛誠之說略是如此但渠說自過當處耳

答梁文叔

示齋所說甚善不知幾道相聚作何工夫近看孟

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功夫又只引成鬮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可以呈幾道也

鄭康成所說氣魄雜學辨云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蓋精是陰氣如耳目之聰明乃陰精之所爲故謂之魄或欲於魄中求魂魂中求魄琢竊謂氣在人之一身陽即爲魂陰則爲魄嗑吸聰明乃是一身之中魂魄之所發見而易見者耳恐不必於魂中求魄魄中求魂也

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嗑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固如來喻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耶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耶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以亦祖述此意

體魄歸于地先生云體魄自是兩物不知如何分別以目之明言之則目之輪一成而不可變者體也睛中之明而能照鑑萬象者魄也魄既降則目之輪雖存而其精光則無矣以耳之聰求之未透蓋耳但見其竅而不見其它故也所論目之體魄得之耳則竅即體也何暇它求耶體魄既是兩物不知魂與氣亦爲兩物否孔穎達謂魂附於氣中庸或問直指康成之說則孔氏之說亦未得爲通論體魄從前所聞只指爲

一物是以今人言目魄亦皆以黑處爲魄若以眼光落地之說推之竊恐月之全輪受光處爲魄及其月光漸虧亦如人之魄降其黑處却是體注䟽之說皆不然思之未通

鬼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爲精粗也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或問之意誠少子細也所論月魄不然日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鬼魄耳月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鬼之發也

且鬼神鬼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鬼魄何耶瑒竊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鬼魄或者乃謂屈伸往來不足以及言鬼神蓋合而言之則一氣之往來屈伸者以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而言不可合而言故謂之鬼魄或又執南軒陽鬼爲神陰魄爲鬼之說乃謂鬼神鬼魄不容更有分別瑒竊謂如中庸或問雖曰一氣之屈伸往來然屈者爲陰伸者爲陽往者爲陰來者爲陽而所謂陽之靈者陰之靈者亦不過指屈伸往來而爲言也

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鬼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為主及氣之屈竟氣雖存然鬼為主氣盡則魄降而絕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然只據二句亦不得爲無別矣

與吳茂實英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誦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功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恠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可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也

與吳茂實

所欲言者不過前夕然亦非謂全然不事其心但資次等級未應遽爾超躡須物格知至然後意可誠心可正耳

答任伯起 希夷

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

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効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為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任伯起

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著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

答任伯起

所喻己業荒廢比亦甚以為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殛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為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答江德功

道千乘之國

以此五者爲人君之德意則甚善然程先生只云論其所存故不及治具龜山只云苟無是心雖有政不行焉以此二言觀之則德字以太重矣兼亦不必引道之以德爲證似有牽合之病

子入太廟

所云已當執事不可不問固然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所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也

德不孤

據此文意但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德不孤立必以類應而已若如所訓則其文當云德不私於已必不私於人如此則或何文理耶

吾道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不專爲彼已而發忠恕亦非專爲一彼已而已也二程先生論此甚詳且宜潛心未容輕議也

子謂仲弓

此意甚佳東坡之說正如此但不必以仲弓字爲絕句如子謂顏淵未見其止亦非與顏淵言也

加我數年

無大過恐只是聖人之謙辭蓋知吉凶消長之理
進退存亡之道然後可以無大過耳謂易道無大
過差雖是程先生說然文意恐不甚安謂使後人
不敢輕立說聖人未必有此意然在今日深足以
有警於學者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此但爲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惡其次之意無不
觀其質而觀其學之意也若論質學之異則聖人
君子以學而言善人有常者則其所質美而已張敬
夫說如此似頗有理

曾子有疾

此章之指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
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謂其動容貌
則能和敬而無暴慢也其正顏色則非色莊而能
近信也其出詞氣則能當於理而無鄙倍也凡此
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功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
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籩豆之事則道雖
不外乎此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
事矣蓋平日涵養功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
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詞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

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爲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已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所謂道在容貌顏色詞氣者文意義理皆有所不通必若此言則道固無所不在君子所貴又何止於三乎且其氣象狂易恍惚不近聖賢意味尤非區區之所敢聞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

謂仁以爲己任者體之而不違是也若曰循頂至踵知痛癢處都是仁則非聖賢之本意矣體而不違只是克己復禮無一念之不仁耳死而後已來說亦太過若曰生有限量仁無紀極則豈以死而遂已耶

吾有知乎哉

無知者聖人之謙辭叩其兩端而竭焉又言己雖無知而於告人不敢不盡大凡聖人氣象只是如此著實看自然見得無世俗許多玄妙虛浮之說也扣兩端而竭只如程先生范尹諸公說盡之若曰只舉兩端教人默識取中間底此又近世禪學之餘三代以前風俗淳厚亦未有此等險薄浮誕

意思也

唐棟之華

別爲一章甚是精義中范公已有此說東坡亦然但其爲說或未盡耳

其言似不足者

此說謝氏得之新譚意有餘者恐未是

當暑袷締綌

先儒之說皆如來喻但鄙意常疑其不然似却是先著裏衣表締綌而出之於外乃得文意不知如何不撤薑食

恐只合依舊說若如所云則是它物有可棄之於地者矣恐不然也

南人有言

此但甚言無常之不可初不論道藝之別也

其言之不忤

此但謂大言不作者其實難副耳來說理意亦善但文勢稍倒恐不若依舊說

子路問君子

諸說之中此條尤爲險恠深非鄙拙之所敢聞也若曰脩己以安百姓幾時安得了故曰堯舜其猶

病諸然則其曰脩己以安人而不曰堯舜病諸者
又何謂耶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只合依程先生說

誰毀誰譽

所論毀譽是加減了底甚當但此章更有曲折當
孰玩之所謂如有所譽者又何謂耶

見善如不及

聖人之用舍行藏非但求志行義而已且此章文
勢斷續或有闕文或非一章皆不可考不必彊爲

之說

性相近也

此只合依程先生說若如所論似欲深而反淺欲
密而反疏也性之在人豈得以相近而爲言耶

子張問仁

所論行字之意甚善聖言著實大抵類此推之以
及其餘則聖人之意可得而浮誕之見無所入於
其中矣

飽食終日

此不欲啓博奕之端防慮甚密然聖人乃假此以

甚彼之辭不必過爲之說文義不通却成穿鑿也
君子有惡

諸先生有說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警
者此意得之恐無天人之別

子夏之門人小子

此章之說明道先生曰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
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
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愚按諸家之說唯此
數句明白的當試詳味之可見文義譬諸草木區
以別矣只是說大小有序不可躡等之意君子之
道焉可評也東坡得之有始有卒其惟聖人乎矣
得之

猶之與人也

舊說猶字只爲譬字之意文義亦通若覺未穩則
且闕之不必強爲之說也

答江德功

右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報
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而身安耳未遽
及夫心安也禮者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爲禮當
於此不得已也且爲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

必爲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
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大抵近世學
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於其
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
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
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
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
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
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
蓋其心自以爲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嗤嗤
擯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
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
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
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
說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大學諸說亦放前意蓋不欲就事窮理而直欲以
心會理故必以格物爲心接事物不欲以愛親敬
長而易其所謂清淨寂滅者故必以所厚爲身而
不爲家以至新民知本絜矩之說亦反而附之
於身蓋惟恐此心之一出而交乎事物之間也至

於分別君相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學亦似有獨善自私之意而無公物我合內外之心此蓋釋氏之學為主於中而外欲強爲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不浹洽處若欲真見聖賢本意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耳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煮之參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

年近歲就實用功勉求之而參以它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人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其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

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

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

實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豪髮之不合今

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賓主之分有

所未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

也訓格物以接物則以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人莫

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

是也雖然也今日一與物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

矣蓋特出於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

之所謂窮之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以義理言之則

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

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疎

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所謂非特形之所接乃

志之所至所謂格物與小學同致知與小學異亦

皆無當之言其為闕字增語反致讀者之疑多矣

至於彊解程子之意以附己說其如它語之可證

何又謂熹解以格物致知混為一說則其考之亦

未詳也又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

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為飽也今不格

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為飽

則其飽者病也若曰老佛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

格物所以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乎蔽陷離窮之
失而不足爲知則庶乎其可矣

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
心之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厚其身此即釋氏滅
天理去人倫以私其身之意也必若是而身脩則
雖至於六度萬行且足圓滿亦無以贖其不孝不
弟之刑矣此謂知本以例推之凡言此謂者皆傳
文非經之結句也

無所不用其極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
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
自新固新民之本然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
無一事非吾之所當爲者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
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
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今日不求爲新民而專求
之德化則又賤彼貴我之私心而無以合內外之
道矣

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言聖人之事蓋渾然一體
不可得而分焉者也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
曰善又不爲無辨耳今日體至善以成德則乃學
者之事而非傳文所指矣然體而成德以至於盛

而無思勉之累焉則亦聖人而已矣

聽訟與新民之說略同辭併詳之又古人言語有序此傳未解格物以下數節不應先解結句况此謂知本之云又非經之結句乎

誠意一章大意頗善然此傳文意但解經文所謂誠意者只是教人不得自欺而欲其好善惡惡皆如好色惡臭之實然耳非以聖人而言也今之所發聖人所以即事即物而止於至善又恐人不信故即人所知者以明之則失其指矣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則之為主非是此等處雖非大義所係然亦須虚心平氣徐讀而審思之乃見聖賢本意而在己亦有著宜用處未必如此費力生說徒失本旨而無所用也

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其効如此之速感應神速理固如此但著一以字便有欲速之意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正病此也

繫徒者廢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今日廢物以矩則當為矩繫乃得其方也

錫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是同一理

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天子下書之本
指也今必以治國平天下為君相之事而推之
與書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也
北矣為君相則何道豈必在位乃為為政哉
洵為之說亦所末喻此篇所論自一身而推之必
及天下天下正簡易不費纖毫氣力與橫渠論
格物致知制之事意思不同

江德功

致知格物前說已說未書只幸得一截正當說格
字致字處乃道不道恐考之有未詳若但以格為

法度之稱而欲執之以齊天下之物則理既未
窮而既未至不知如何為法而執之且但守此
定之法則亦無復節節推窮以究其極之功矣此
義且當以程子之說為主而以熹說推之不必彊
立說徒費力也

經文末後兩句來喻固與舊說有間矣但所論先
後之序經中上文已屢言之而本亂末治之云又
已該舉自不須說但聖人於此特下此語正要讀
者有以知夫入道之大有在於此不可同於仁民
愛物之例而一以末視之此意不可不著眼耳今

不領此而又必以身言非釋氏之意而何哉衍文
得失不足深辨然以所謂免作衍文者觀之便見
苟且遷就之意若信未及莫若兩存而徐玩之不
必決取舍於今日也

盛德至善盛也至也皆無以復加之詞而上下文
規模氣象皆聖人事則此不得獨為賢人事矣且
賦詩斷章此但取其咏歎不忘之意與衛武公初
無干涉也

絜矩之說蓋以己之心度物之心而為所以處之
之道爾來喻殊不可曉而所謂先自度者尤無所
當今以鄙說畫為兩圖合而觀之則方正之形隱
然在目中矣

側圖

上

前 已 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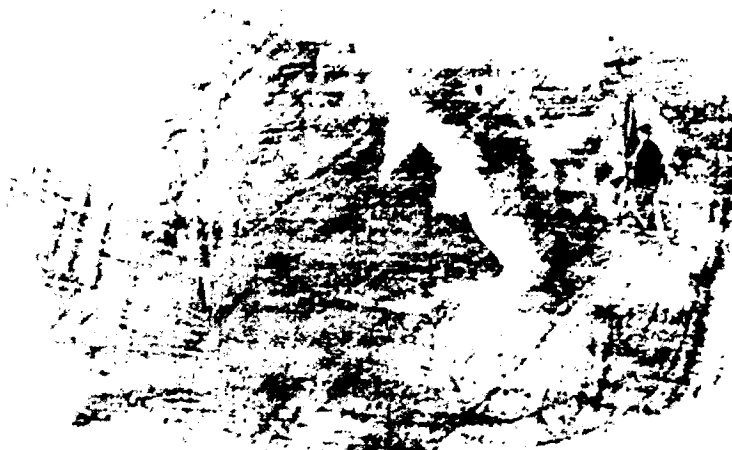
下

地圖

前

左 已 右

後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如云仁則榮不仁則辱初無身心本末之辨蓋聖賢之言各有所指隨其淺深而莫非至理之極也今必以內外為精粗而欲去彼取此豈非有所陷溺其心而然耶且學者之勉彊力行亦勉其所當為者而已若曰勉焉以冀其有以自慰則是先獲後難而為謀利計功者之所為矣聖學異端之別於此亦略可見試深察之可也

答江德功

圖而神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武不殺言聖人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先生說或是一時意到而言不暇攷其文義今但玩味其意別看可也若牽合經旨則費力矣

答江德功 十一月五日

中庸集解程先生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止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默竊謂此段反覆譬喻皆是生之謂性而必以性善之說間乎其所以性善之言證之於後何也若曰性只是理則夫為惡者謂之非理可也何以言惡亦是性

濁亦是水此理不為堯存亡何以言流之遠
近清之遲速此皆氣稟之譬於性善之說自當
分別却袞說了不知如何直翁以水譬氣稟清
譬天理濁譬人欲初亦可喜恐只是元初水一
句又解不得直翁又為之說曰夫所謂繼之者
善者以下皆因言性善而為說水譬性就下與
清譬性善流而至於海終無所污者此譬聖人
之全天理流而濁者譬人欲也不可以濁者不
為水謂感物而動皆性之欲也及其清明却只
是元初水謂復其本然之善也此說於不可心
濁者不為水一句似失性善之意不知先生
為如何

此說但以性善為本而以氣稟有善惡者錯綜之
反覆玩味自然見得

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竊謂此兩
句大意言百姓日用而不知程先生牲宰之譬
却是不曾飲食而不知非日用不知也據程先
生所言只譬如道者如人食牲宰須曾喫了方
知非為此章至於呂與叔謂必察於芻豢之性
草木之滋火齊之節調飫之宜恐非本旨默竊

謂味即指飲食而言若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即飲食則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者也味與飲食只是作互用文耳不知如何直翁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此說亦似當不知是否

直翁說是

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默竊謂此四句若本上文謂道始於夫婦之愚不肖意味殊少默竊妄意謂上下察是知得此理察乎天地是行到處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子思下章已申言之曰君子之道

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琴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此察乎天地之次序也本意言君子所語而繼之以上下察故默謂是知此理蓋孟子難言之意也言君子之學而繼之以察乎天地故默謂是行到處蓋文王刑于寡妻之氣象也不知如何直翁云先生或問中已有易重咸常之說默未見之也

此察字訓著不訓到觀此兩句只是疊說上文意思未有知到行到之意

論語精義伊川先生曰學必盡其心則知其性

云云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

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

之果則守之固直翁所疑曰學而至於盡心則

與道不隔非信道篤者能之也則所以誠之者

特在存養而已至此豈待言信道篤而伊川

云爾者蓋信道者通貫上下者也為學之始固

在夫信道之篤至於盡心之後亦在夫信道之

篤也默以為惟與道不隔者為能信篤若與道

隔則尚未識道安能信哉其所信者特信聖賢

之言爾非自信也故伊川信道篤必在於盡心

知性之後學者要當先明盡心性為何學然後

知學之可以為聖人決矣不知先生以為如何

信有淺深有是篤信聖賢而信之者有是自見得

道理當然而信之者伊川之意蓋如德功之說然

謂如此然後能信則又過矣又道字之義恐伊川

之意與德功亦不同也

伊川先生曰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慾有少私慾

便是不仁直翁推之曰仁者天理也人能無慾

則天理之妙渾然了中其心無所越於仁矣然

謂越字與違別違字乃違背之意只私欲蔽了
仁便是違也越字却是違越之意豈得違越得
它直翁云纔有放心便是違越仁矣默云放心
亦只是不能存其心云放心非是越也惟禮有
品節可以言越仁者無外不可言越不知先生
以爲如何

違猶離也去也

此卷據鄙見奉報未知是否幸反覆論之也
易說則全然草率不通點檢未敢奉報告且子細
未要如此容易立論千萬至懇至懇

答江德功

所喻易中庸之說足見用心之切其間好處亦多
但聖賢之言意旨深遠子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尚
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
敢遽然主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
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願且放下此意思
將聖賢言語反覆玩味直是有不通處方可權立
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稍存沉浸醲郁氣象所繫
實不輕也直翁謹愿詳審好相聚講習所論遮攔
意亦佳然前賢固已言之矣但在力行如何

答江德功

示喻誠敬之別此猶是以地位而言須看其命字之本意則誠是真實敬是畏謹指意自不同也又論今昔用功之異此固曉然但不知今日之有昔日之無是同是別是相妨是不相妨更須它日款曲面論今未敢懸斷可否也二銘意甚佳然亦皆有未安處如天理既循人欲自克彼已既融萬物同體等語亦當俟面講之但此等文字非有不得已者亦不必作不若默存此理於胸中而驗之行事也

答江德功

辛丑正月二日

示喻諸說已悉前書所論誠敬字義不同正爲方此論敬不當引誠爲說本欲高妙反成支離耳意皆因事物而有然事物外至而意實内生但於中有邪正耳難以誠意爲內邪意爲外也來喻又云誠者體物而不可遺敬亦體物而不遺此語殊不可曉大率左右向來不曾子細理會文義反復涵泳義理故於此等處多是鹵莽恐更須加詳細也所喻舊學之誤但爲不將事試故不能自合義理今就義理上用工又患未能全合詳此意思似是

欲因舊學所見而加事試之功以補其闕耳正恐所見有差根脚便不是了雖加事試之功終不免兩截也義理名字呼喚得尚自有差却如何便得全合義理耶此等處仍是舊病躡等欲速之意尤不可不察也

答江德功

疑義俟細看奉報易說知頗改更甚善然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旣妨日用切己功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此區區前日之病今始自悔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絕學捐書是病倦後看文字不得正緣前日費力過甚心力俱衰且爾休息耳然亦覺意思安靜無牽動之擾有省察之功非真若莊生所謂也

答江德功

示及易說等書實不曉所謂不敢開卷累承喻及必欲見彊使同其說隱之於心有未能安者遂不敢奉報今承見語欲成書而不出姓名以避近名之譏此與掩耳偷鈴之見何異不知賢者所見何故日見邪僻至於如此夫天下之理唯其是而已若是則出名何害若不是則不出名何益若如所

論乾坤二字乃是將一部周易從頭鶻突了豈能
使易道著明乎若曰人人親見三聖而師之此大
不揆之言如所說乾坤字義恐自家未夢見三聖
在如何敢開此大口耶元書謹用封納拙直之言
盡於此書今後不復敢聞命矣乞萬見察

答江德功

所示經說孟子大意頗佳其間亦有少未合處徐
議未晚也但易說愈見乖戾三復駭然因復慨念
鄉里朋友清素朴實刻意讀書無世間種種病痛
未有如德功者所以平日私心常竊愛慕思有以

補禺分者亦荷德功不鄙三數年來雖所論不合
加以鄙性淺狹譏誚排斥無所不至而下問之意
愈勤不懈此在它人亦豈能及然自頃至今爲日
愈久而所執愈堅所見愈僻孜孜矻矻日夜窮拙
不暇平心和氣參合彼己異同之說反覆論難以
求至當之歸而專徇己意競出新奇以求己說之
勝以至於展轉支離日益乖張而不悟不知用心
錯誤何故至此使人更不可曉但竊歎恨而已今
且據來示而舉其一二言之如既曰乾健也而又
曰能體其健之謂乾若乾本是健即別無體此健

者若更更體得此健方謂之乾則是乾在健外以此合彼而後得謂之乾也又如羣龍無首乃用程傳無妄六二之說雖於理不謬然安頓不是地頭全然不是文理又且岐而爲二互相矛盾蓋乾爲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無不資之以始但其六爻有時而皆變故有羣龍無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順不敢爲天下先耳非謂可天德而不可爲首也又非謂乾不爲首也可天德而不可爲首不成文理無可言者若曰乾不爲首則萬物何所資始而又誰使爲之首乎且程傳之說爲人不可以私意追始故爲之戒耳若乾之爲始乃是天理自然非若人有形體心思而能以私意造始也此二說者其失甚不難見原其所以失之大抵只是日前佛學玄妙之見尚在故以理爲外以事爲粗而必以心法爲主然又苦其與大易體面不同須至杜撰捏合所以欲高而反下欲密而反疎耳此是義理本原大差謬處不但文義之失然在今日德功病痛尚是第二義却是日用之間自己分上更不曾實下功夫而窮日夜之力以爲穿鑿附會之計此是莫大之害正使撰得都是亦無用處

不得力況其乖戾日甚一日豈不枉費功夫虛度
光陰不惟無益而反有害乎熹之鄙意竊願德功
教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即就日用存主應接處
實下功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
讀書即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
可據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
次踏著實地即此等說話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
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便窮竟此說亦請先罷穿
鑿已見且追思今日以前凡熹所說與德功不同
者并合兩家寫作一處子細較量考其是非痛切

答江德功

熹災病相仍衰悴萬狀昨被按刑之命判不能往
赴矣正初忽聞奏事指揮疲曳進趨尤覺費力專
人懇辭竟不得命旦夕不免就道或入文字而於
前路俟報萬一不獲即一到都下面懇而歸度此
衰殘必蒙聖照也所示諸經序解偶此冗劇未及

細看然觀大略似亦未離舊處也渾儀詩其佳其間黃簿所謂渾象者是也三衢有印本蘇子容丞相所撰儀象法要正謂此俯視者為渾象也但詳吳掾所說平分四孔加以中星者不知是物如何制作殊不可曉恨未得見也

答江德功

老病之餘扶曳造朝自取羞辱雖幸天日有以辨明然罪終有未盡滌者已力請奉祠矣理直義明計必可得不然雖使得罪亦勝忍恥作官也璣衡之制在都下不久又苦足痛未能往觀然聞極璣

璣若不能作水輪則姑亦如此可矣要之以衡窺璣仰占天象之實自是一器而今人所作小渾象自是一器不當并作一說也元祐之制極精然其書亦有不備乃最是緊切處必是造者秘此一節不欲盡以告人耳

答黃直翁

寅

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是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烏得不從周之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

是也

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爲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

程子曰三讓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寅竊意求之繼立以嫡聞父喪而奔身體不敢毀傷萬世之通義也泰伯胡爲而不然耶蓋不立者泰伯知王季之賢又有文王之聖必能其成王業從而讓之亦太王之志也不奔父喪非本心也奔則王季辭立矣

太王欲立之而未命季歷必爲叔齊

事 逃而適它國足矣必之荆蠻斷髮文身而後已者蓋不示以不可立則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繼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也三者權也夫泰伯之讓上以繼太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爲天下之公而不爲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稱之茲其德所以無得而加也

此說亦是但以天下讓只依龜山說推本而言之爲是所云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而位未足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

心也蘇子由云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宗則此說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何必斷髮文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玄宗則此說可也若有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王季之賢豈下叔齊也哉然泰伯三讓權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為時中也故夫子以至德稱之

答黃直翁

衛君事伯謨書中已略論之徐思不奉父命而逃去固為未善故程子亦以為不可但居勢如此不逃却不得如泰伯王季之事亦非常理但變而不失其正耳

答黃直翁

示喻誠敬異同之說已具德功書中矣且既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則敬者但可為誠之之一事不可專以敬為誠之道也明道先生蓋舉其一事而言爾大凡看文字須認正意不可如此支蔓無了時也

答曹子野

示及史記疑數條熹向曾攷證來了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一史各

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為非
真也如淮陰為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
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
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為大將若
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為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
載為是三代表是其踈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
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黃帝是為同姓之人堯固
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
同姓之無別又以為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
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

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代之豈
不甚謬房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
敘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
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
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
伐燕一節史記以為湣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
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
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
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但二說今皆
無所證未知孰是孰非更可以覆詳考知有所見

却幸垂教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四

